

以南韓女性獨立音樂人為鏡： 李瀧（Lang Lee）的藝術 與批判實踐

文 | 簡妙如 |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

「女生可以又美又有力量！」2020 年韓國人氣女團 BLACKPINK 的 Netflix 新紀錄片《BLACKPINK: Light Up the Sky》推出後，Vogue 雜誌報導下了這樣的標題¹，多麼合理又有吸引力！？女生因努力不懈的「美」而獲得舉世成名，一個標準的時尚故事。下一秒，我們就迷失在化妝品、國際名牌偌大的廣告看板下，縮小了我們的想像，也召喚著無法抗拒通膨的錢包。

近年的 K-pop，從早期的少女時代（Girls' Generation）、PSY 的〈江南 style〉騎馬舞，到這兩年成為各國排行榜冠軍的防彈少年團（BTS），早已是全球化的流行文化。另一方面，不倚賴主流唱片公司或娛樂公司培養的韓國獨立音樂（K-indie），則較未受到關注。拜我的流行音樂守備範圍所賜，近年接觸了不少 K-indie，認識許多好團，其

中有一位值得我們認識的韓國女性獨立音樂人——李瀧（Lang Lee），提供了與 BLACKPINK 大不相同的美麗故事與獨特的批判力量。本文將介紹李瀧的音樂創作與思想，以及她作為獨立音樂人的掙扎與文化行動。她最著名的事件是在 2017 年，拍賣她所獲得的「韓國大眾音樂獎」獎座，因而引來爭議。2021 年，李瀧再度以第三張專輯《狼來了》獲獎，而她仍以音樂作出沉重呼籲：「父權依然存在！我們依然貧窮！」

誰是李瀧（이랑）？

李瀧，1986 年出生於首爾，同時是歌手、作家、漫畫家、導演及平權推動者。她因為崇拜韓國導演李滄東而選擇電影系就讀，畢業於韓國藝術綜合學校電影學院（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）。雖然學的是電

1 請參見 VOGUE，2020 年 10 月 22 日，〈「女生可以又美又有力量！」全球人氣女團 BLACKPINK Netflix 紀錄片五大看點〉。網址：<https://www.vogue.com.tw/entertainment/article/blackpink-documentary>

影，但十七歲就離家獨立生活的她，卻是以漫畫、作家、音樂創作及表演來養活自己。作為漫畫家及作家，李瀧已出版多部作品，包括《李瀧四格漫畫》、《我三十歲了》、《做自己的女性主義》、《幫鴨子取名：李瀧故事書》、《金錢是必須的，即便是自己喜歡的工作》，以及一本日版書《悲傷而有個性的人》²。她 2016 年的散文書《대체 뭐하자는 인간이지 싶었다》，中譯本《到底想成為做什麼事的人》也在 2021 年於臺灣出版。

作為導演，她曾拍過短篇電影《必須改變》、《유도리 You Have To Decide》，以及一部 2017 年播出的網路電視劇《Oh！半地下室的女神們》；同時，她也執導多部自己的音樂影片。她的音樂創作包括已發表的三張專輯——2012 年的《Yon Yonson》（윤윤슨）、2016 年《神的遊戲》（신의 놀이, Playing God），2021 年的《狼來了》（늑대가 나타났다, There Is A Wolf），以及數張單曲。李瀧初期的曲風多是簡單樸素的民謠吉他彈唱，後期

則加入大提琴、貝斯、鼓、弦樂及合唱團，編曲更具氣勢，歌詞大多有如一首首銳利短詩，冷靜地訴說她的社會觀察及批判反思，極具個人特色。

在 2017 年，她就以〈神的遊戲〉一曲獲得第 14 屆韓國大眾音樂獎（Korean Music Awards, KMA）³ 的「最佳民謠歌曲」，並在 2022 年以《狼來了》再度獲得「年度專輯」及「最佳民謠專輯」兩項大獎。2022 年初另一個更大的音樂獎「首爾歌謠大賞」（Seoul Music Awards, SMA）⁴，也將「年度發現賞」頒發給李瀧。某種程度來說，這些獎項代表李瀧的音樂作品與音樂成就，廣受韓國音樂界好評。

在 2017 年 2 月 28 日的韓國大眾音樂獎頒獎典禮上，發生了李瀧最知名的事件。她以事先準備好的致詞，在台上以 50 萬韓元（當年約新臺幣 1.3 萬元）拍賣她的獎座，既嘲諷這個沒有獎金、虛有其表的音樂獎，也突顯獨立音樂人的生存困境，成為「在典禮上賣獎座的民謠歌手」⁵。她的致詞是這麼說的：

2 《到底想成為做什麼事的人》（李瀧，2016 / 2021）的日版譯名。

3 不同於韓國較具知名度、也較為盛大的「Mnet 亞洲音樂大獎」（Mnet Asian Music Awards，簡稱 MAMA），是由娛樂公司 CJ E&M 及媒體 Mnet Media 所主辦的音樂獎項；韓國大眾音樂獎（KMA），則是 2004 年開始，由韓國民間社會的流行音樂專業人士所主辦，頒獎對象包括流行音樂及另類音樂，年度得獎名單由流行音樂學者、媒體 DJ、樂評人、業界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提名票選，較重視藝術及社會文化價值，是南韓最具權威及榮譽性的音樂獎，但卻沒有獎金。

4 相較於韓國大眾音樂獎，「首爾歌謠大賞」就是大型的主流音樂頒獎典禮，而「韓國大眾音樂獎」比較像是沒有政府補助、少人關注的小眾版金音樂獎。

5 關於典禮過程，請見 Unknown 하세요！（2022）的回顧描述。

「朋友告訴我，如果金錢、榮譽和樂趣當中有兩項無法滿足時，就不要繼續追求音樂事業，而我今天發現這音樂典禮既無趣又沒有錢拿。」接著公開自己的經濟狀況，說要賣獎座：「我必須賣掉這個獎座，因為我一月收入 42 萬（約新臺幣 1.1 萬），不是音樂收入喔，是總收入。幸好，二月比較好一點，有 96 萬（約新臺幣 2.5 萬）。我是一個貧窮的創作人，如果這個獎有錢拿，那真是謝天謝地，可惜沒有，所以我必須賣掉這個獎座才能繼續下去。」

隨後她就以一個月房租韓幣 50 萬韓元起標拍賣獎座，與台下觀眾現場成交，最後她開心拿著鈔票大喊：「我得到了名譽和金錢，可以安心回家了！」⁶ 可以說，藉著典禮，她成功地讓大家看到音樂人、藝術家的「貧窮」問題。而這個拍賣獎座的致詞橋段，也是她精心設計安排的，如同她在書裡寫道：「一旦站上舞台，我勢必得做些什麼……你們是否都覺得這是即興表演？不，這都是有準備的……哈哈，我就是一個會做這種事的人」（李瀧，2016／2021，頁 12）。

李瀧的音樂藝術行動

以東亞獨立音樂圈來看，李瀧已是活躍的音樂人，與臺灣也很友好。她早在 2015 年 3 月 22 日，就曾來臺與獨立樂團「絲襪小姐」一起巡迴，在宜蘭的賣捌所及台北的月見君想演出。而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現場，則是在 2017 年 2 月 18 日，臺灣的獨立音樂人洪申豪（透明雜誌、VOOID 吉他手、主唱）到韓國作個人巡迴，在首爾的演出首場，就是由李瀧作為開場。在獨立音樂圈中，東亞的巡迴總是會由外來音樂人、搭配本地音樂人合作演出，藉由在地音樂人的代表性及號召力，引介樂迷去認識來訪的音樂人。李瀧也曾多次到日本巡迴演出，與民謠女歌手柴田聰子共演，也與創作歌手折坂悠太合作單曲。受疫情影響，原本她 2020 年 4 月要來台演出，可惜延期至今還未成行。

我在首爾的獨立音樂表演空間 Seendosi，因為研究東亞獨立音樂網絡而有機會看到她的演出。李瀧一開口的氣勢就吸引了我，她先是兩手插腰，由大提琴伴奏清唱作為開始，接著擱上吉他，開始彈唱一首首悠美動

6 根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的調查（https://www.mcst.go.kr/kor/s_notice/press/pressView.jsp?pSeq=17200），2017 年藝術家個人從事藝術活動的年收入為 1281 萬韓元（約新臺幣 28.5 萬元，一個月不到 2.4 萬元）。韓國藝人收入兩極化的報導，另可見自由時報（2017）。

圖 1: 李瀧 2017/2/18 的 Seendosi 演出現場。(作者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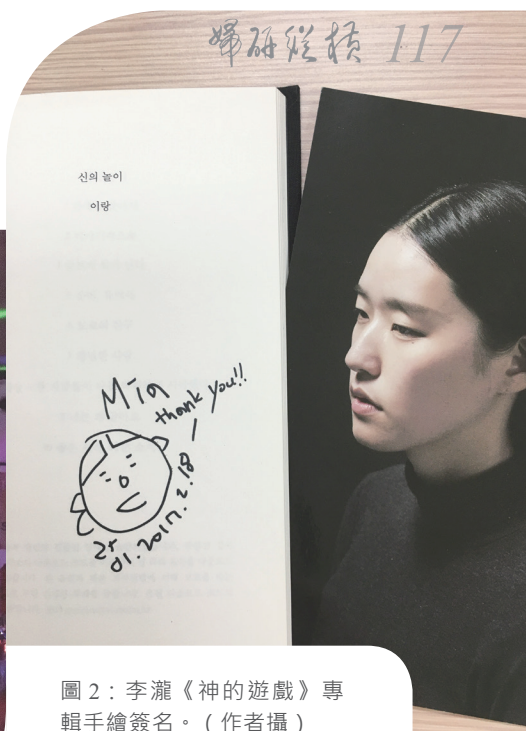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: 李瀧《神的遊戲》專輯手繪簽名。(作者攝)

人又具感染力的歌曲。Seendosi 位於首爾一個完全不熱鬧的老舊工廠及住商混合區，隱身在一棟舊大樓的 5 樓，但它卻是首爾這幾年來很具代表性的獨立音樂、次文化及實驗藝術的活動單位與場地。小小空間擠滿約 50-70 位樂迷，欣賞李瀧的吉他自彈自唱，搭配長期合作的大提琴手李惠智（이혜지, E Hyeji），兩人插電的現場，繽紛的燈光投影，讓全場沉浸其中。我也聽到〈神的遊戲〉、〈苦難世代〉這些當時無法分辨，但已留下深刻印象的名曲。演唱結束之後我立即在現場購買《神的遊戲》專輯。說是專輯，這其實是一本散文書，只

在書末附上音樂下載碼，每篇散文都以專輯曲名為題名。我說自己從臺灣來，李瀧還很關心我能否讀得懂韓文，也立即為我手繪漫畫及簽名。（見圖 1、圖 2）

2016 年的《神的遊戲》專輯，便已是李瀧成熟的藝術之作。〈神的遊戲〉歌詞寫著：

生在韓國／活在韓國／有什麼意義嗎？即使有好的故事／若沒有被創作出來／那對這故事信心倒塌的瞬間也會來臨／最近也面對著那些可怕的事情嗎？即使到了中年／絕望與挫折的

重量也還是一樣嗎？⁷

影片將辛苦工作的人們，以劇場般的現代舞風格呈現，由個人到集體，是重複的勞動也是壓力酸痛⁸。如同臺灣專門介紹韓國獨立音樂的粉專所言：

「冷靜沈著地道出人生困頓就是李瀧的最大特色，有時還聽見創作者隱約的幽默灑脫」（Unknown 하세요！，2020）。李瀧的作品沒有華麗的音樂技巧，沒有性感炫目的舞蹈，唱腔甚至沒有太多起伏，但細緻的編曲鋪陳，娓娓道來的歌詞內容，既說藝術家的貧窮，也談整體社會的貧窮與困境。她在受訪中率直表達這些出於真實體驗的反思，這也成了李瀧的鮮明標誌：

健保費公費稅金，要繳納的錢那麼多，存摺的餘額卻是0，還沒有工作。看著其他人努力工作，做得愈努力卻跟死亡愈來愈近。我也要那樣做著工作然後走向死亡嗎？於是將那份讓我感到困惑的感受做成了歌曲（Unknown 하세요！，2022）。

結合兩首歌曲的音樂MV，〈我為什麼知道呢／笑吧，幽默的〉（나는 왜 알아요 / 웃어, 유머에），自己擔任導演。該片以扮裝皇后為主角，像是「用超然的神祇，重新探討人的存在、人的幸福」⁹。影片前半段像是靜物攝影的黑白影片，透過慢動作記錄一群共同生活的男女，一起料理食物、一起食用，接著他們梳妝打扮，像要盛裝赴會，慢慢抹上妝容，也有令人安心的親密感。影片中後段音樂轉為〈笑吧，幽默的〉一曲，歌詞只合聲唱著「哈哈、嘻嘻」，畫面由黑白轉彩色，意象與訊息突然栩栩如生——在陽光下的街頭，跨性別扮裝皇后長睫毛閃動、濃裝嫵媚，一字排開彼此簇擁，優雅又無畏地面對鏡頭，開心燦爛的臉龐、相互支持又溫暖流動的眼波，彷彿置身沒有歧視與劃分的天堂。可以說，由歌詞、音樂到MV，都是李瀧整體的藝術表達，對於「什麼是幸福」，以神的角度提出新解釋，也以影片默默傳達對跨性別者的支持¹⁰。

當年獲獎後，李瀧立即公開一部

2021年李瀧推出新專輯《There

7 中譯歌詞參見「日日春字幕組」的中譯版MV。網址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jsOiOYtn_Y

8 這支MV的創作靈感，可參見中譯書短篇，〈我們的工作是跳舞〉（李瀧，2016 / 2021，頁102-103），而第二張專輯以「人與工作」為主題，也在書中〈我們因工作而分開〉便曾提出（頁44-47）。

9 見「日日春字幕組」的中譯影片及評註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TuTFpmRYKY0>

10 李瀧「喜歡探討神」的自述，可參見書中另一短篇，〈神是厲害的傻瓜〉（李瀧，2016 / 2021，頁115-119）。

is A Wolf》，將她的藝術性及理念又推上另一境界。她直接強調社會的系統性貧窮，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不均與不正義，也試圖連結不同人的聲音，創造一種團結感（Jie Ye-eun, 2022）。在這張專輯中，音樂性更為複雜動聽，包括「在歌曲中加入各式口白，彷彿說書人般的表現方式，搭配簡潔而明亮的旋律」（浪漫的工作室，2021），一貫的冷靜吟唱，仍是相當獨特的民謠風格。李瀧對於這張專輯自陳：

我認為我自己比起流行歌手，不如說是「民間歌手」¹¹，我想創作能在光化門集會現場唱的民間歌謠¹²，只是〈There is A Wolf〉假裝不是民謠，我想著更多人可以接受的流行、帥氣的歌曲，於是借用了歐洲復古感性寓言式的意象。（Unknown 하세요！，2022）

專輯主打歌〈There is A Wolf〉，歌詞的呈現非常有畫面：

清晨一早 貧窮的婦人／抱著餓死了的
孩子的屍體／在窮人們的小區裡哭著
走過／（魔女來了）富人們把好的麵包
全部買走……（暴徒來了）……

我的朋友們／全部都貧窮／請思考一下這貧窮，這即將成為你的事／這土地上需要衝擊，我們並不是毫無用處的人們／是做你們吃的麵包的人而已／是釀了葡萄酒吃那渣子而已¹³。

就像美國1930年代《憤怒的葡萄》小說¹⁴，冷眼旁述社會的不公不義，歌名看似是「狼來了」的故事，但卻不是講說謊或有如中世紀般遙遠，而是正以新形式上演的真實韓國寓言。

許多歌迷終於等到〈苦難世代〉（The Generation of Tribulation）收入新專輯中，並且有原唱版及合唱團版兩個版本，分別是第四首及第十首。令人激賞的合唱團版，邀來「姐妹」（Unnie Choir）合唱團一同參與演唱，在MV中也一同入鏡。她們是在韓國及國際

11 原文用「민중가수」，或可譯為「民眾歌手」，在韓國特別指稱跟社會運動相關。

12 原文是「민중가요」，或可譯為「民眾歌謠」，其實就是在韓國悠久的工運、社運傳統中的運動歌曲，比如著名的光州民主化運動紀念歌〈獻給你的進行曲（임을 위한 행진곡）〉。在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字典中，「民眾歌謠」的定義是：「作為韓國現代庶民的歌曲文化之一，在民主化運動過程中，對於流行音樂……等主流音樂持批判意識的大眾，在既有的流行音樂市場之外，透過如口頭流傳……等獨特方式來傳播的音樂及社運歌曲」（<https://reurl.cc/xQ5o35>）。

13 歌詞中譯 MV 請見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HI_NffU5XDU&list=PLBNOGnPyO4z7I61B7PVKdVG9t-zpLQAHm&index=4

14 這個比喻，參見臺灣引進此專輯的獨立唱片行介紹（PAR STORE，2021）。

上，以推動性別多樣與女權而聞名的團體，總是歌唱著關注未婚、酷兒、女性主義等議題的歌曲（Reuters, 2020）。一開始李瀧仍是沒有起伏、冷靜吟唱的表情，原本歌詞是描述日韓兩地的朋友在機場流淚道別¹⁵，「別哭了吧，我們彼此打氣約定」，這樣的不捨，擴散為廣泛地對人世的無可留戀：

我珍貴的朋友們啊／我們在同時間一起去死吧！……若我們先死了／就不用工作／就不用哭泣／就不用分開／就可以沒錢……

副歌高亢地唱起：

就不用掉進水裡／就不用割手腕／就不用一次吃超級多的藥／因為那將會是一次全都消失的滅亡啊／啊啊啊，太好了／真乾脆啊，啊啊啊¹⁶。

悲壯的青春，對友誼的重視與依賴，相約一起消失的絕望，令人聯想起自殺率高的南韓社會，那些被多重憂鬱

困住的生命，令人十分動容¹⁷。

在厭女社會中的女性主義及平權運動

那麼李瀧在韓國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呢？令人驚訝的是，她以自成一格的音樂及藝術行動，推動女性主義及弱勢平權等社會實踐，仍面臨強大挑戰與艱難。

首先是2017年頒獎事件後的反挫，她在2022的頒獎典禮裡，揭露了她這些年來的遭遇。原來，當年的行動，原本聚焦於藝術家貧窮問題，並且在文化圈也引發對於數位平台利潤分配不公、音樂獎沒有獎金等議題的關注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之後在網路上這些議題卻被「厭女」的氛圍取代，將李瀧貼上「女權主義份子」的標籤，話題轉往「女權／厭女」發酵。

在專訪中李瀧提到當時突然成為所有人的攻擊對象，讓自己變得更害怕

15 李瀧書中〈如歌曲般的名字〉一篇，也曾描述過自己與日本友人這類「好幾次令我大哭的別離」（李瀧，2016 / 2021，頁62-65）。

16 歌詞中譯請見中文字幕版影片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PfE2CQgQp0&list=PLBNOGnPyO4z7I6IB7PVKdVG9t-zpLQAHm&index=5>

17 在韓文版影片下（MV版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Qr2u8qGz5o>、合唱團Live版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5S7NaNKAEQ>），可以看到許多韓國歌迷感動的留言，感受到這首歌是「為生命尖叫」，讓許多人獲得安慰，甚至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勇氣。

走到大眾視線下，覺得自己是大家討厭的人。而2017年之後韓國的社會氛圍，愈來愈視性別議題為燙手山芋，甚至出現「女性主義即厭男」的對立。結果原先是設計的橋段，後續卻引來一波波的爭議。比如有人批評她的行為「對頒獎典禮不禮貌」，以及「不要一邊做不賺錢的事又抱怨沒錢」。後來焦點又轉移到性別問題：「如果做這件事的是男性，還會受到一樣程度的攻擊嗎？」

（Unknown 하세요！，2022）。李瀧在受訪中表示：「攻擊至今都還沒停止」，那時產生的創傷，讓她到現在還不太能到人多的地方。於是2022年3月1日在韓國大眾音樂獎頒獎典禮，她不再演出，只是感性地發表得獎感言：「我做了一張我很喜歡、讓我很驕傲的專輯。……如果要說我有什麼擅長的事，……我也只是一個會說話、很膽小而且常常痛苦的人罷了。」典禮後她甚至表示：「雖然很多人看了覺得我很了不起，但其實我是發著抖哭著走出來的，希望大家可以知道這件事。如果能傳達這樣的心境，站在我這邊的人也許會增加吧」（Unknown 하세요！，2022）。

雖然形容自己膽小，但其實李瀧對於社會的訴求，並沒有因為上述的爭議而退卻。年初於「首爾歌謠大賞」獲獎時，她仍是在致詞中，向不熟悉她的觀眾說明理念：

我是住在麻浦區望遠洞的37歲的李瀧，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見到我，能站在這裡讓我既驚慌又高興。非常感謝今年能受到注意並獲得這個獎。我通常是和我的朋友們一起製作音樂。他們想像著比現今更美好、更安全的世界，創作著像革命家一樣的歌曲。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再製作這樣的歌曲，沒有歧視和厭惡的世界能早日到來。（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，2020）

在典禮中的表演，李瀧帶領舞團用手語傳遞：「現在！需要禁止歧視法」的訊息，以看似溫和卻毫不放棄的方式，反覆以行動追求沒有歧視的社會，為藝術家、貧窮階級、女性及LGBT+等弱勢族群發聲。

同時，她也不畏以音樂人的身份進行政治表態。在2022年初，南韓總統大選氣氛膠著，性別議題與女權成為牽動局勢的敏感神經（楊虔豪，2022；陳希彤，2022）。李瀧公開支持進步派的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，因為沈相奵是大選中唯一正面支持同性婚姻的候選人，同時她也提到身為女性在韓國社會所感受到的恐懼（日日春放送局，2022）。其實在韓國評論政治的風險很高，尤其女性主義已成為負面標籤，韓國政治圈並非針對「女性主義是什麼」來討論，而是進行「誰是女性主義支持者」的思想檢查，利用社會的厭

女情緒，「比賽誰更厭女」（張雅涵，2022）。在如此不利的情境下，李瀧仍不畏懼，早先便參與女性主義集體行動「韓國女性大會」集會，也曾在2018年與多人合作《做自己的女性主義》¹⁸一書的寫作、插畫。這次更直接在典禮上支持「禁止歧視法」¹⁹，都是她持續行動的一部分。她的行動讓人瞭解，南韓作為「OECD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）國家中性別最不平等的國家」（陳希彤，2022），女性、同志及跨性別族群的平權之路，比我們所知所想更為遙遠、更為艱難。

同時令人佩服的是，李瀧面對女性主義在韓國被貼標籤、成為被獵巫對象時，仍保有藝術家「神」視角的反思。她認為，韓國性別對立之所以嚴重，是因為：「男性生活也很辛苦」，她說：

在很辛苦的情形下，去欺負比自己更弱勢的人總是比較容易。我警覺不要落入弱弱相殘的局面，例如歧視殘疾人士、動物或是窮人。我認為年輕男性不該去歧視女性主義，而是去思考是什麼原因

讓自己那麼辛苦。若一個國家讓男女雙方都生活得非常辛苦，那麼必定是某個地方出了問題，因此必須先找出這個問題點。

韓國除了少數的有錢人外，大部份人生活都很辛苦，但人們往往卻不去思考「為何如此辛苦」，而是把問題簡化成「我也要成為有錢人」，花很多心力去想如何快速賺錢。因此變成一個不去傾聽弱者的悲傷的國家。（日日春放送局，2022）

反思自己的困境再推己及人，一直是她的創作心法，在不同的訪談中，她總是提及：「我寫歌就是為了安置自己的情緒困境」（Anna, 2012），「我喜歡在我不開心的時候寫歌，告訴人們為什麼我活得那麼辛苦，並且想想他們可能也有同樣的困擾」（Jie Ye-eun, 2022），這樣的思索演變成，「漸漸在做音樂的時候，使用他人當敘事者的作品越來越多」（日日春放送局，2022），也化為一部部引發社會共鳴的深刻作品。

18 《做自己的女性主義》（나다운 페미니즘）一書，由44位各行各業的女權主義者，以散文、詩歌、卡通、繪畫等形式，真摯告白每個人的「女權主義」訊息；參見韓國網頁：https://www.changbi.com/books/75996?board_id=11065

19 韓國的「禁止歧視法」議題已討論多年，因為有涉及LGBTQ+的部分，政治人物一直避而不談，在韓國社會中，支持「禁止歧視法」幾乎可以直接視為「支持LGBTQ+」。關於此議題，也可見2021年公視《獨立特派員》第715集，「舉步維艱的南韓同運」專題報導：〈南韓彩虹路難行，禁止歧視法延宕14年〉（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3xgghXjWj6o&t=372s>）。

而她所關懷的藝術家貧窮問題，更不只是一次行動劇。在 2017 年頒獎典禮後，她身體力行，率先要求接受採訪時需要收費：「因為受訪其實是一種勞動，我也傳達了我所知道的知識和資訊」（日日春放送局，2022），即使記者朋友為此表達不滿，她也堅持己見、希望此舉成為業界常態。2020 年她為了協助一位罹患癌症的朋友開始研究保險，希望瞭解社會上各種保險金融產品，如何對社會弱勢者不友善。她發現包括未婚者、同志、沒有房子的人、自由接案工作者等等群體，都無法得到好的保險或貸款。李瀧甚至真的取得資格成為保險規劃師，為朋友們服務（Hirarisa, 2021）。從社會批判理念，到付出實踐的行動力，都令人敬佩。

成為被世界需要的人

各位看，李瀧的音樂、藝術及行動，是不是另一則更美、更有力量的故事？她是真正用力地生活，也用力反思，並將感受與思考化為創作的藝術家。她在第一張專輯中就刻劃她所觀察的異國移工遭遇²⁰，接著再看到本地社會中，各行各業低薪窮忙不快樂的工作

者，各種受歧視、被忽略族群的處境——女性及性別弱勢、身心障礙族群、絕望世代的感受。她是更深刻地，看到那層把韓國社會困住的薄膜、一張看不見的網：一種根深蒂固的集體霸權，給異議者貼標籤、以仇恨對立轉移話題的牢籠。

我想知道人們渴望收到什麼樣的慰藉，因此我必須先知道自己的想法，為此，我需要檢視自己既黑暗又悲傷的心靈。這件事真的特別痛苦，但我還是要做。（李瀧，2016／2021，頁 234）

我想成為被世界需要的人。（頁 262）

其實，李瀧並不總是嚴肅沉重，看她書裡描述自己的奇思異想與人際關係，辛苦賺錢也堅持創作的生活方式，反而會覺得她真是個敏感古怪又有趣的人，甚至會讓人發出：「哇，這樣過生活真的沒問題嗎？」的驚嘆（Unknown 하세요！，2021）。也許有人很快將她歸類為抗議歌手、抗爭音樂、民眾歌謠或運動歌曲（민중가요），但真的只是如此嗎？我感受到難以言喻的多層面刺激與訊號：辛苦生活

20 〈Yon Yonson〉這首歌，李瀧表示靈感來自馮內果的小說《第五號屠宰場》（*Slaughterhouse-Five*）（Anna, 2012），取名與書中一位流落美國的異國移工相同，歌詞就是說「我 Jon Jonson（韓文發音即 Yon Yonson），我在 Wisconsin 的鋸木廠工作……他們問我叫什麼名字……問我會拉屎嗎……」，雖未明指真實人物，但也是暗喻在美國打工的韓國人會遭遇的種族歧視。

的人們、貧窮的藝術家、獨立創作者的經濟問題、女性主義、跨性別族群、社會弱勢者、社會的集體壓迫，藝術創作的價值、人的存在、人的幸福是什麼？

這些在現實中交織又交錯的思索，相信也在聽眾讀者心中持續翻攪燃燒著。這時我們或可反思，「誰」，會不喜歡李瀧²¹？

21 本文特別感謝持續進行韓文中譯，引介韓國獨立音樂的兩個臺灣本地粉專：日日春放送局、Unknown 하세요! (UnknownHasayyo)。還有多年幫助我理解韓國、協助收集及翻譯韓文資料的林湘婷（音樂愛好者，延世大學韓國學研究所碩士）。

參考文獻

日日春放送局（2022年2月7日）：〈李瀧昨天去國會，公開支持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〉〔動態貼文〕。Facebook。https://reurl.cc/QblDK9

日日春放送局（2022年4月1日）：〈【專訪】從拍賣獎座到為弱勢發聲！李瀧談平權：不要落入弱弱相殘的局面〉。KKBOX。https://www.kkbox.com/tw/tc/column/showbiz-0-9966-1.html

自由時報（2017年10月17日）：〈韓國藝人收入呈現兩極化 貧富差距極大〉。自由時報。https://news.ltn.com.tw/news/world/breakingnews/2225628

李瀧（이랑）（2021）。《到底想成為做什麼事的人》（陳彥樺譯）。笛藤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16）

浪漫的工作室（2021年8月28日）：〈李瀧 Lang Lee 이랑 最新專輯「늑대가 나타났다 (There is A Wolf)」正式發行！〉〔動態貼文〕。Facebook。https://reurl.cc/ERNDDk

張雅涵（2022年3月9日）：〈比誰更厭女的大選？南韓大選的性別戰爭〉。中央廣播電台。https://www.rti.org.tw/news/view/id/2126750

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（2022年1月24日）：〈恭喜《#到底想成為做什麼事的人》作者#李瀧〉〔動態貼文〕。Facebook。https://reurl.cc/eOlyOQ

陳希彤（2022年3月18日）：〈男權新世界？專訪南韓選後的「女性家族部」攻防戰〉。轉角國際。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3/6168834

楊虔豪 (2022 年 3 月 7 日) : 〈選總統的厭男與仇女？南韓大選空前極端「性別惡戰」〉。轉角國際。https://global.udn.com/global_vision/story/8663/6146360?fbclid=IwAR3QvoAJ-StY-0q5BJ6WapSmZPT-Nt5tmrtTH11NO9EDA7r07ZNro9JmKpU

Anna. (2012, August 22). *Mini-Interview with Lang Lee*. Indieful ROK 2.0. https://www.indiefulrok.com/2012/08/mini-interview-with-lang-lee/

Hirarisa. (2021, February 28). *Lang Lee on the work an artist takes or turns down*. TOKION. https://tokion.jp/en/2021/02/28/lang-lee-takes-or-turns-down/

PAR STORE [@par_store] (2021 年 10 月 22 日) : 〈《狼來了 늑대가 나타났다》(There Is A Wolf) 首批限量精裝版 / 李瀧 이랑 (Lang Lee)〉〔影片〕Instagram。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p/CVUWZUhPI9W/

Reuters. (2020, January 16). *'K-pop for queer': the LGBT choirs in South Korea singing for change in the conservative nation*.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. https://www.scmp.com/lifestyle/entertainment/article/3046319/k-pop-queer-lgbt-choirs-south-korea-singing-change

Unknown 하세요 ! (2020 年 2 月 16 日) : 〈【李瀧 Lang Lee | live in Taipei】〉〔動態貼文〕。Facebook。https://reurl.cc/1mLzjW

Unknown 하세요 ! (2021 年 8 月 29 日) : 〈「你的職業是什麼？」「音樂家？」〉〔動態貼文〕。Facebook。https://reurl.cc/NR8Da6

Unknown 하세요 ! (2022 年 3 月 4 日) : 〈以弱者的音樂獲獎的李瀧：我是很膽小痛苦的人（譯文）〉。Unknown 하세요 !。https://unknownhasayyonev.wordpress.com/2022/03/04/langleeinterview/

Jie, Ye-eun. (2022, March 29). *[Herald Interview] Artist Lang Lee sings about the less fortunate, the weak*. The Korea Herald. https://www.koreaherald.com/view.php?ud=20220329000677

